

沈乃文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四輯

第三十七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四輯

第三十七冊

黃山書社



(明) 胡應麟 著

少室山房全稿一百八十九卷
存一百八十八卷

清道光三十年刻光緒十八年重修本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全輯

延陵 吳國琦 公良重訂

晉宋之交古今詩道升降之大限乎魏承漢後
雖浸尚華靡而淳朴餘風隱約尚在步兵優
柔冲遠足嗣西京而渾噩頓殊記室豪宕飛
揚欲追子建而和平槩乏士衡安仁一變而
少室山房 八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俳偶愈工淳樸愈散漢道盡矣

元亮得步兵之澹而以趣爲宗故時與靈運合
也而於漢離也明遠得記室之雄而以詞爲
尚故時與玄暉近也而去魏遠也

陸才如海潘才如江潘陸之定品也清水芙蓉
縷金錯采顏謝之定衡也彼以子建爲繡虎
而仲宣爲泥蛙以公幹爲巨鍾而偉長爲小
挺抑揚不已過乎

太冲以氣勝者也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至

矣而豈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其韻故足賞
也靈運以韻勝者也清暉能娛人遊子澹忘
歸至矣而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其氣亦
可稱也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八代之階級森如也枚李
曹劉阮陸陶謝鮑江何沈徐庾薛盧諸公之
品第秩如也其文日變而盛而古意日衰也
其格日變而新而前規日遠也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造道之等也立志欲高取

少室山房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法欲遠精藝之衡也世之日降而下也學漢

魏猶懼晉宋也學晉宋靡弗齊梁矣

登岱者必於岱之麓也不至其巔非岱也故學

業貴成也不至其巔猶岱也故師法貴上也

登龜蒙鳧繹峰者卽躋峰造極龜蒙鳧繹已

耳由龜蒙鳧繹而岱焉吾未聞也

嚴氏云漢魏尚矣不假悟也康樂以至盛唐透

徹之悟也此言似而未核漢人直寫骨髓斷

削無施嚴氏所云庶幾實錄建安以降稍屬

思惟便應懸解非緣妙悟曷極精深觀魏文
典論極贊文章之無窮陳思書牘欲以翰墨
爲勲績黠竄相屬筆削不遑鍛鍊推敲殆同
後世豈直曰悟而已吾爲易曰兩漢尚矣不
假悟也曹劉以至李杜透徹之悟也

漢人詩氣運所鍾神化所至也無才可見格可
尋也魏才可見格可尋而其才大其格高也
晉宋其格卑矣其才故足尚也梁陳其才下
矣其格故亡譏焉

少室山房

詩教 外編二 六朝

士衡諸子六代之初也靈運諸子六代之盛也
玄暉諸子六代之中也孝穆諸子六代之晚
也

蘇李之才不必過於曹劉陸謝之才不必下於
公幹而其詩不同也則其世之變也其變之
善也則其才之高也

當塗以後人才故推典午二陸二潘二張二傅
外太冲之雄奇茂先之華整季倫之雅飭越
石之清峭景純之麗爾元亮之超然方外則

葛洪支遁閨秀則道韞若蘭自宋迄隋此盛
未覩

宋齊自諸謝外明遠延之元長三數公而已梁
氏體格愈卑操觚頗衆沈約江淹范雲任昉
肩吾希範吳柳陰何至蕭王劉氏一門之中
不啻十輩才非晉敵數則倍之陳隋徐庾外
總持正見思道道衡餘不多得故吾以合宋
齊不能當一晉合陳隋不能敵一梁也

詩品云陳思魏邠之傑公幹仲宣爲輔士衡晉

少室山房

詩教 外編二 六朝

室之英安仁景暘爲輔康樂宋代之雄顏延
年爲輔亦頗得之然公幹仲宣非魏文比安
仁景暘非太冲比延之非明遠比錯綜諸集
參伍羣言鍾所剖裁似難僉允至嗣宗介興
晉間元亮介晉宋間品格位置可謂天然無
容更議也

宣城在齊遂無可作輔者梁陳而下沈范江何
柳芳徐庾大槩魯衛之政地醜德齊莫能相
尚矣

平原氣骨遠非太冲比然仲默亟稱阮陸獻吉並推陸謝以其體備才兼嗣魏開宋耳

六代選詩者昭明文選孝穆玉臺評詩者劉勰雕龍鍾嶸詩品劉鍾藻臨妙有精理而製作不傳孝穆詞人然玉臺但輯閨房一體靡所事選獨昭明鑒裁著述咸有可觀至其學業洪深行義篤至殊非文士所及自唐以前名篇傑什率賴此書功德詞林故自匪淺宋人至以五臣匹之何其忍也

少室山房

詩教 外編二 六朝

世但知蕭氏文選然吟譜稱昭明彙集漢后五言爲詩選二十卷其中必大有五朝佳什惜今不可見矣

文賦云詩緣情而綺靡六朝之詩所自出也漢以前無有也賦體物而溜亮六朝之賦所自出也漢以前無有也

蘇李諸詩和平簡易傾寫肺肝何有於綺靡自綺靡言出而徐庾兆端矣馬楊諸賦古與雄奇聲溢牙頰何有於溜亮自溜亮體典而江

謝接迹矣故吾嘗以阮左者漢魏之遺而潘陸者六朝之首也未可槩以晉人也

名都白馬諸篇已有綺靡意而文猶與質錯也洛神銅爵諸篇已有溜亮意而質浸爲文掩也故魏之詩家嫡兩漢而賦魯衛六朝也士衡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又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有意乎其濯陳言而馳絕足也然平原諸文模擬何衆而創獲何希也平原諸詩藻繪何繁而獨造何寡

少室山房

詩教 外編二 六朝

也故曰非知之艱而行之艱也其有以自誤也昌穀執一端以非之非也

潘陸俱詞勝者也陸之材富而潘氣稍雄也陶謝俱韻勝者也謝之才高而陶趣差遠也太冲詠史景純遊仙皆晉人傑作詠史之名起自孟堅但指一事魏杜摯贈母丘儉疊用入古人名堆垛寡變太冲題實因班體亦本杜而造語奇偉創格新特錯綜震蕩逸氣千雲遂爲古今絕唱景純遊仙蓋本漢諸仙詩及

思王五遊升天諸作而氣骨詞藻率遠遜前人非左敵也

六朝小詩有羅敷初總髻蕙芳亦嬌小月落始歸船春眠恒着曉情致婉約可愛第不知蕙芳何女子及讀太冲集嬌女詩云其妹字蕙芳乃知出此

太冲集附左貴嬪詩一首每惟此君醜絕妹乃色稱及讀晉書貴嬪名芬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不覺失笑識之鮑明遠妹名令暉絕可作對

必室山房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北

嵇喜叔夜之兄呂安所爲題鳳阮籍因之白眼者疑其不識一丁及讀喜詩有答叔夜四章四言殆相伯仲五言列仙狗生命松喬安足齒縱軀任度世至人不私已其識趣非碌碌者或韻度不侔厥弟然以凡鳥俗流遇之亦少寬矣

永和脩模名士盡傾而詩佳者絕少由時乏當行耳

蘭亭罰觥大令首坐今其詩存者桃葉二歌辭

甚拙樸與六朝不類信知非所長也

桃葉答大令團扇四章甚足情致晉人謂方回奴但小有意不知大令婢乃壓倒主人翁耶一笑

晉人能文而不能詩者袁宏各出一時所存咏史二章吃訥陳腐可笑當時亦以爲工

世說甚重許玄度而不謂能詩孫興公云一吟一咏許當北面然詢詩有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儼是唐律又晉人稱玄度五言妙絕

必室山房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北

則許當亦文士非止清談者

兩漢之流而六代也其士衡之責乎六代之變而三唐也其玄暉之責乎

梁陳諸子有大造於唐者也何也唐之首創也以梁陳啓其端也宋元諸子有大造於明者也何也明之中興也以宋元爲之監也

張正見詩華藻不下徐陵江總聲骨雄整乃過之唐律實濫觴此而資望不甚表表嚴氏謂其雖多亦奚以爲得無以名取人耶

延之與靈運齊名才藻可耳至於丰神皆出諸謝下何論康樂

宋人一代康樂外明遠信爲絕出上挽曹劉之逸步下開李杜之先鞭第康樂麗而能淡明遠麗而稍靡淡故居晉宋之間麗故涉齊梁之軌

宋齊之末靡極矣而袁陽源白馬虞子陽北伐大有建安風骨何從得之

文通擬漢三詩俱遠獨魏文陳思劉楨王粲四

少室山房

詩藏 外編二 六朝

作置之魏風莫辨真傑思也

詩材稟賦各有所近靈運鄴中不惟不類并其故武失之文通諸擬乃遠出齊梁上尺短寸長信不虛也

劉坦之選詩補注雖稍溺宋人其論漢魏六代及唐剖析深至亦似具隻眼者

古詩語意重者如今日良晏會請爲遊子吟之類自是樸茂之過建安諸子洗削殆盡晉宋不應復蹈嗣宗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士

衡迅雷中宵激驚電光夜舒太冲豈必絲與竹何事待嘯歌康樂尤不勝數皆後學所當戒

池塘生春草不必苦謂佳亦不必謂不佳靈運諸佳句多出深思苦索如清暉能娛人之類雖非煅煉而成要皆真積所致此却率然信口故自謂奇至明月照積雪風神頗乏音調未諧鍾氏云云本以破除事障世便喧傳以爲警絕吾不敢知

少室山房

詩藏 外編二 六朝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雖合掌猶虛字也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則實語矣在康樂固爲佳句非初學所當效顰

千慮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蚤聞夕颺出晚見朝日瞰康樂此類甚夥雖六朝人例爾然諸謝不盡然也休文夕行聞夜鶴晨征聽曉鴻當句自犯尤爲語病用修復以爲工惟六朝故若出宋人不知何等格擊矣

嚴謂古詩不當較量重複而引屬國數章見例

是則然矣古人佳處豈在是乎觀少卿三章及兩漢諸作足知冗非所貴第信筆天成間遇一二不拘拘窺定耳清清河畔草一章六用疊字而不覺正古詩妙絕處不可槩論然亦偶爾未必古人用意爲之謝惠連以相如對長卿幸司馬有二名不爾何以屬比耶嗟王謝江左並稱諸謝縱橫文選而王氏一何寥寥也大令名勝風流蘭亭數語寧至闕筆而取適罰觥卽非才具使然亦其好尚素乏康

水室山房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十一

樂宣城輩當此與會縱賦詩有禁能自己耶宋齊間王氏差著僧達僧孺僧綽僧虔融儉樸筠微籍輩俱以文學顯名勝彬彬欲過謝氏而詩不能十三元長元禮尤號錚錚篇什雖繁未爲絕出

鍾記室以士衡爲晉代之英嚴滄浪以士衡獨在諸公之下二語雖各舉所知咸自有謂學者精心體味兩得其說迺佳

葛稚川陶貞白皆文士也寄趣鉛汞耳其詩文

筆札自足不死支遁慧遠並高人韻流托迹方外文彩不能自遏時見一斑便足爭衡作者唐宋以還仙釋雖盛率庸瑣不足望數君以文方金谷序而右軍大悅以貌類劉司空而宣武甚懽吾以皆非實錄右軍高潔旣異季倫蘭亭敘致遠邁金谷元子心非王室越石才謝匡時俱迴不作何庸豔羨嘉賓帷幄大是雋奇第於苻堅亦匪倫類

水室山房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十二

靈運延年並以縱傲名而顏之識遠非謝止也步兵光祿身處危地使馬昭劉劭信之而不傷中散康樂雖有盛名非若夏侯玄輩爲時所忌徒以口舌獲戾悲夫

薛考功云曰清曰遠迺詩之至美者也靈運以之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遠也豈必綠與竹山水有清音景吳鳴禽夕水木湛清華清與遠兼之矣薛此論雖是大乘中旁出佛法亦自錚錚動

人第此中得趣頭白祇在六朝窠臼中無復
向上生活若大本先立旁及諸家登山臨水
時作此調故不啻嘯聞數百步也

子美之不甚喜陶詩而恨其枯槁也子瞻劇喜
陶詩而以曹劉李杜俱莫及也二人者之所
言皆過也善乎鍾氏之品元亮也千古隱逸
詩人之宗也而以源出應璩則亦非也

供奉之癖宣城也以明豔合也工部之癖開府
也以沈實合也然李於謝未足青米杜於庾

乃勝之倍屣矣

世目玄暉爲唐調之始以精工流麗故然此君
實多大篇如遊敬亭山和伏武昌劉中丞之
類雖篇中綺繪間作而體裁鴻碩詞氣冲澹
往往靈運延之逐鹿後人但亟賞工麗此類
不復檢摭要之非其全也

唐律雖濫觴沈謝於時音調未遒篇什猶寡梁
室諸王特崇此體至庾肩吾風神秀朗洞合
唐規陰何吳柳相繼竝興陳隋徐薛諸人唐

初無異矣

宋齊間明遠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文通日
落長沙渚層陰萬里生皆盛唐起語也

王仲淹歷評六朝文士不取康樂宣城文通明
遠而極稱顏延之王儉任昉文約以則有君
子之心不知延之儉昉所以遠却謝鮑諸人
正以典質有餘風神不足耳六朝二江二庾
子山氣骨欲過肩吾而神秀弗如總持才情
差亞文通而淵博殊遠

休文四聲八病首發千古妙詮其於近體允謂
作者之聖而自運乃無一篇諸作材力有餘
風神全乏視彥升彥龍僅能過之世以鍾氏
私憾抑置中品非也

蕭齊革命而爲之佐命者褚淵王儉也蕭梁革
命而爲之佐命者沈約范雲也迹諸人行業
器度咸有可觀而蹭蹬至此彼非有意功名
直高位重祿耳余嘗謂富貴溺人賢者不免
文士尤易著脚而六朝爲甚潘陸顏謝諸君

往往蹈此范曄王融卒以覆身敗族若陶元亮輩幾何人哉

江淹之餽亮先幾任昉之孝友樂善遯其歷履可謂絕去文人浮薄之習而淹爲齊高九錫昉作梁武禪文二子非汲汲功名者直以文章致累惜哉

文通夢張景陽索錦而文蹟郭景純取筆而詩下世以才盡似也以夢故非也人之才固有盡時精力疲志怠而夢徵焉其夢衰也其衰非夢也彥升與沈競名亦曰才盡豈張顗爲祟耶

休文彥升並以博洽稱而任之孝義潔廉先憂後樂賢沈不啻倍蓰矣總持孝穆並以浮艷稱而徐之公忠蹇諤正色立朝視江不啻薰蕕矣

溫子昇之謀誅爾朱荀濟之謀誅高澄皆忠義激發奮不顧身而傳以溫爲陰險濟爲好亂史乎

必室山房

詩教 外編二 六朝

陰何並稱舊矣何攄寫情素冲淡處往往顏謝遺韻陰惟解作麗語當時以並仲言後世以方太白亦太過然近體之合實陰兆端

世謂杜詩法庾子山不然庾在陳隋淫靡間語稍蒼勁聲調故無大異惟述懷一篇類杜諸古詩耳

楊用脩論發端以玄暉大江流日夜爲妙絕余謂此未足當也千古發端之妙無出少卿三起語如嘉會難再遇三載如千秋攜手上河

必室山房

詩教 外編二 六朝

梁遊子暮何之尋常兒女可泣鬼神次則王建高臺多悲風明月照高樓咳唾天仙夏絕凡俗康樂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雖稍遠本色然是後來壯語之祖不妨并拈出也

魏稱曹劉然劉非曹敵也晉稱潘陸然潘非陸

敵也宋稱顏謝然顏非謝敵也梁稱任沈然

任非沈敵也非敵而並稱何也同時同事又

同調也百年之後篤而論之則陳王在魏自

當獨步士衡居晉宜遜太冲康樂之外無先

明遠隱侯而下寧次文通

唐人品第最精如楊盧沈宋王孟李杜錢劉元白卽錄兩稍有低昂大較相若故不妨並稱也

謝靈運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謝世基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朝失風水翻爲螻蟻食皆晉人五言絕遇同調同雖一時口占千載生氣

楊用脩舉貫休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謂猶

必室山房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十七

惠休碧雲不知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乃江淹擬休怨別詩休本詩起全用子建明月照高樓語中云妾心懷天末思與浮雲長絕無碧雲二字又秋風一章白紵體亦甚情致餘楊花明妃等曲十餘章皆閨房意全不類楚流六朝氣習熏染乃爾然休後仕至楊州刺史或旣還俗作未可知

何遜燕戲還簷際花飛落枕前寸心君不見拭淚坐調絃聞閣行人絕房櫳月影斜誰能比

憲下獨對後園花六朝絕句近唐無若仲言者洪景盧誤收唐絕中亦其聲調酷類遂成後世笑端

宋文帝自君之出矣錦筍閑不開思君如清風曉夜常徘徊顏師伯自君之出矣芳帷低不舉思君如迴雪流亂無端緒二詩語甚相類皆佳句也

六朝句於唐人調不同而語相似者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初唐也金波麗鳩鵲玉繩低

必室山房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十八

建章盛唐也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中唐也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晚唐也俱謝玄暉詩也

下篇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何遜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皆類晚唐

北朝句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較謝池塘春草天然不及而神韻有餘魏收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尺書徵建業折簡召長安不事華藻而風骨冷然徐陵欲爲藏拙文士相傾語耳

北人謂溫子昇凌顏鑠謝含沈吐任雖自相誇

謝語然子昇文筆豔發自當爲彼中第一人生江左故不在四君下惟詩傳者絕少恐非所長庾子山謂薛道衡盧思道僅解捉筆亦孝穆之論庾製作雖多神韻頗乏盧薛篇章雖寡而明豔可觀總之魯衛之間不堪相僕役也

庭草無人隨意綠大似唐末五代人詞非七言體也年年歲歲花相似鄙淺更無足觀二子固有佳處以此句死便是橫死隋煬便是橫

少室山房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十九

殺之問未必作爾許業人品污下而惡歸焉皆大苦事也

嚴云玉臺集陳徐陵序祿有漢魏六朝之作今但謂纖豔曰玉臺非也此不熟本書之故玉臺所集於漢魏六朝無所詮擇凡言情則錄之自餘登覽宴集無復一首通閱當自瞭然詩文不朽大業學者雕心刻腎窮晝極夜猶懼弗窺與耿而以游戲廢日可乎孔融離合鮑照建除溫嶠迴文傳咸集句亡補於詩而反

爲詩病自茲以降摹倣實繁字謎人名鳥獸花木六朝才士集中不可勝數詩道之下流學人之大戒也

卞彬之作蚤虱蝸蟲蝦蟇等賦李爲作輕薄暗小及汨等賦晚唐人作童子詩五十韻婢僕詩一百首皆詞場之沴戕藝苑之么麼也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爾爾諸人竟潦倒當世或致禍其身非不幸矣

少室山房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二十

謝靈運詩集五十卷殆似靈運自作之詩驟讀殊可笑然當時例無他名如張徹袁淑補靈運詩集一百卷劉和孫詩集二十卷顏竣詩集一百卷皆全其有篇目蓋起於徐氏玉臺

偶讀雜說中有謂靈運原集五十卷今所存無幾者失笑識此

沈約絕重謝朓謂二百年無此詩崔融爲武后册人謂二百年無此文謝事見朓本傳崔事出國史異纂人罕知之楊盈川謂愧在盧前恥居王後世共傳述然盧范陽曰喜居王後

恥在駱前二語詞相出入意實天淵卽此足辨楊盧優劣裴閒喜獨以器識歸楊鄙哉不足議也盧語具朝野僉載今類太平廣記中夫文士相輕自古而然英雄欺人達者所惜盈川蓋不免此若范陽之說議論既公而意度逾下足一刷藝苑澆漓而後人絕無賞鑒何行儉之衆哉

崔集賢曰王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與照鄰可以企之此篤論也盧詢祖云見未能高

少室山房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三十一

飛者假以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盈川之論得無類是乎若照鄰之退讓冲虛尤文士之景星詞場之絕出也

凡詞場稱謂要取適齒牙而已非必在前則優居後爲劣也屈宋曹劉之類固云中的詩稱蘇李豈蘇長於李乎史稱班馬豈馬減於班乎顏在謝先而顏非謝比元居白上而元匪白儔宋張韓劉岳明邊何徐李皆取便稱謂非遠弗如元虞楊范揭差近亦偶然耳

漢詩堂與也魏詩門戶也入戶升堂固其機也

而晉氏之風本之魏焉然而叛迹於魏者何也故知門戶非定程也夫欲極質必務削文欲反本必資去末是固曰然然玉韞於石豈曰無文淵珠露采亦匪無質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質晉格所以爲衰若乃文質雜興本末竝用此魏之失也以上昌穀論三代詩絕得肯綮以俟百世其言不易矣

昌穀之論五言古極有會惟四言不甚究心謂

少室山房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三十一

韋孟諸篇摶縛不蕩弁州非之是矣至舉曹公月明星稀子建來日大難爲四言法此尤非也二詩雖精工華爽而風雅典刑幾盡在五言古則爲齊梁在七言律則爲大曆實四言之一變也韋孟諸作後惟陳思責躬一首可繼識者知之

唐子西謂三謝外宣遠叔源有詩不工非也宣遠子房戲馬格調詞藻可坦步延之靈運間叔源景昉鳴禽夕水木湛清華幾與池塘春

草清暉娛人競爽不工詩者能爾耶惠連自有長處要之名下無虛坦之謂不逮宣遠亦非篤論

梁武篡輯諸書至二千餘卷宇宙間目力有限那得如此中或諸臣秉筆帝總其成耳簡文幾七百卷湘東幾四百卷計亦當爾然梁武文集百二十卷簡文百卷其富亦不貲矣惟昭明著述皆出已裁不過百卷而文選自唐迄今指南學者武帝簡文湘東制作千不存

以室山房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三

一似亦不在多也

諸書名具載梁史已錄厄言中此不列今惟元帝金

樓子尚行小說
易傳亦一驗也

六朝著述之富蓋無如葛稚川者碑誄詩賦一百卷移檄表章三十卷神僊傳十卷良吏傳十卷隱逸傳十卷集異傳十卷五經諸史百家雜鈔三百十一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秘方四卷抱朴子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通計殆六百餘卷豈直六朝漢唐罕覩也洪自敘十五始讀書蓋亦不爲蚤慧其好學絕人遠

矣今惟抱朴神仙肘後數書傳

宋王伯厚著書近七百卷

與稚川頗相當

顧瑩王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

卷顧氏譜傳十卷續洞冥記一卷分野樞要

一卷玄象表一卷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記

傳二百卷文集二十卷近四百卷任昉五百

餘卷徐勉七百餘卷齊梁製作之富如此

今傳

者絕希又不若稚川之衆王僧孺族譜近八百卷然是類書

西京雜記世以葛稚川僞作非也稚川著作餘

以室山房

詩數 外編二

六朝

三

六百卷孳孳如不及何暇借名他人此書後

序甚備蓋稚川據子駿原本百卷錄孟堅漢

書所取外二萬言另爲二卷以傳而歆原書

腐爛脫落其事實不存者記皆闕之如公孫

弘荅鄒長倩書甘泉鹵簿之數至事實可紀

而文義訛缺者間或以意綴屬之故文體頗

異西京世遂以爲洪作駕名子駿謬也其後

序文與洪他筆詞氣絕類宋人以爲吳均尤

無據矣

蓋本西陽雜俎引庚信語之誤